



(接上期)

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，剧团所在的刘邓大军一纵队要开赴前线，申凤梅他们便强烈要求跟随部队前去。但由于当时局势不允许，部队便把他们送到了许昌军分区前身的独树军分区，由分区直接领导，在当地进行演出。

那时，形势转入了混乱。敌人借我大部队开往前线、解放区后方兵力空虚之际，大肆展开破坏活动。有一次，胜利剧团正在演出传统戏《五张弓》时，突然有人从台下往舞台上扔来了一颗手榴弹，那手榴弹咚的一声砸在了舞台正中，虽然没有爆炸，却给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带来了一场虚惊。

又有一次，剧团到舞阳剧院演出。戏剧刚开演，一颗手榴弹便在剧院前台一角，轰的一声爆炸了，把剧院的院墙炸开了一个窟窿，好在爆炸的地方距离人群较远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

独树军分区司令梁良云放心不下剧团人员的安危，除帮助剧团采取措施加强安保外，还在他1949年调任漯河市长时，把胜利剧团带到了漯河，剧团也随之改名为漯河市人民越调剧团。

剧团到漯河后，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，积极进行演出。他们先后演出的剧目有现代戏《送军粮》《送军鞋》《打春桃》《王贵与李香香》，传统戏《满江红》《打渔杀家》《九件衣》等。这些剧目的演出，有力地配合了市里当时的中心工作，起到了良好的社会作用。

1949年申凤梅跟随剧团到达漯河后，其艺术道路也同样发生了巨大的转折。发生在申凤梅身上的这两次巨大转折，对于她的人生道路和艺术生命来说，无疑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。

申凤梅与李大勋参军后，通过部队生活和剧团演出的锻炼，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到这样一条道理，即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戏剧演员，是要尽心尽力为观众服务的。

对于这条道理，他们是通过将自己的过去与今天的生活两相对比获得的。过去，她们在旧戏班演戏，不为别人，只为能够挣到钱填饱肚子，而如今，他们在革命队伍的剧团演戏，一愁吃二不愁穿，愁的则是怎样才能使自己的表演有特色，在艺术上有新的进步，以更好地为观众服务。

一个是为自己，一个是为观众；一个是为挣钱，一个是为艺术，这两者反差巨大。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的飞跃，才使得申凤梅来到漯河后，坚决地

两次转折——申凤梅喜获新生（二）

摒弃了“为自己”、“为挣钱”的谋生观念，走上了“为观众”、“为艺术”的戏剧道路。

对于思想的升华和艺术道路的转折，申凤梅用她最通俗的话语做出了最明确的表达：“是共产党解放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就是要为人民群众唱好戏！”申凤梅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此后她正是沿着这条正确道路，一步一个脚印地砥砺前行，方才走上了被人们尊称为越调艺术大师的艺术巅峰。

正是由于这次艺术上的巨大转折，头脑清醒的申凤梅清晰地看到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表演公子小姐的戏到这时显得俗气，不那么受观众欢迎了。这说明，观众这时已经不那么需要公子小姐戏，而需要更多的以须生为主角的戏了。

观众的需要就是演员的使命，申凤梅便立即开始了她改变这一现状的具体行动。她首先从自身做起，开始了由旦角改唱须生的努力。申凤梅从11岁进入科班时学的就是旦角，14岁挂牌担纲主演演的也是旦角，1945年18岁时在双庙对戏唱红一方演的也是旦角，因而，要让她真的由旦角改唱须生，并非易事。

但是，生就倔犟性子的申凤梅从来就没有害怕过困难，更何况又是广大观众的需要呢！初改须生时申凤梅不能担纲主演，她就从饰演唱段较少的配角做起。这期间，她饰演过《战长沙》中的韩云，《战洛阳》中的李世民，《战北国》中的小神仙等须生角色。通过一段时间的改唱演出，申凤梅觉得自己改唱有成，便将《天水关》中《凤鸣山》一折搬上了舞台，饰演起了剧中的诸葛亮。

《天水关》，就是后来改名为《收姜维》的这出戏，它是申凤梅在大新店戏班时，戏班的老师、也是她与李大勋的媒人李明德老师教给她的。李明德老师之所以教她这折戏，并支持她将这一折子戏搬上舞台，就是因为看到申凤梅不仅在唱腔上具有由旦角改唱须生的潜质，而且在性格和长相上也具有改唱须生的条件。果然申凤梅师从李明德学得《凤鸣山》，将其搬上舞台之后，受到了观众的欢迎。观众的认可，给申凤梅改唱须生增添了很大的信心。她有心把《天水关》全剧搬上舞台，由自己饰演剧中的诸葛亮，但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，她的心愿没能变为现实。

如今申凤梅虽然信心满满，但要把《天水关》这出戏真正搬上舞台，也并非一件易事。

首先，这出戏申凤梅学会已经多年，其后由于一直没有演出过，好多戏词忘记了，而教她此戏的李明德老师，自从大新店戏班散班后便一直不知去向，剧团里的其他演员，则无人学过这出戏。再者，这出戏不仅唱段多，而且有一个长唱段，一连几十句，其中长短句交错，十分难唱，这个唱段若唱不好，全

出戏就有告败的可能。

然而，申凤梅为了观众的需要并实现自己的夙愿，没有气馁，她说做就做，静下心来，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回忆戏词。待到戏词回忆完成，她便拍着自己的大腿当作鼓板，一句一句地练习唱词。唱腔练完之后，她才走出屋来组织有关演员人员排练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，终于到了要将此剧搬上舞台的时刻。

申凤梅领衔主演《天水关》，第一场戏在漯河光明剧院演出。那天观众众多，人们听说申凤梅要演这出戏，纷纷前来观看。

但是，由于申凤梅的这出戏学自口授，自己没有文化，只能对老师所教鹦鹉学舌，即老师怎么教她就怎么唱，老师教错了她没有能力纠正。这天是在城市演出，有不少文化人在场，所以她一开口唱出自白字、错字，台下观众便会哄笑不已。

结果，这场戏首场演出，“唱红”与“不足”打了个平手，充分暴露了申凤梅自身和剧团的弱点。李大勋这时急红了脸，一直在向观众解释。申凤梅则更是不好意思，忙去阻止李大勋，说：“别再解释了！都怪咱没有抓紧时间学习文化，唱戏不知戏词的意思，这不就是鹦鹉学舌吗！”

按照一般演员的处事经验，唱某一出戏闹出了笑话，就不愿意再去唱这出戏，而去改唱别的戏了，申凤梅则不是这样，她认为只要观众对自己演出中的错误提得对，自己就不仅应该认真听，而且还要认真地去改掉，这样才是真正去满足观众的需要，真正地去为观众服务。为此，她不仅没有丢掉《天水关》这出戏，而且更深深地爱上了演有关诸葛亮的戏。她说：“诸葛亮才学深，智谋多，俺就是要拜他为师，学习文化。”

于是，在演罢《天水关》第一场戏的次日，申凤梅便与李大勋上街买来了字典，并报名参加了艺人扫盲班，领来了识字课本，开始了识字学习。

但是，学习识字是十分困难的。特别是开始阶段，申凤梅常常为了认识一个字，急得头上冒汗，也常常为了认识一个字熬到深夜，然而申凤梅为了给观众演好戏，顽强地坚持着。她给自己定下了规矩，每天早晨练功之后背读生字。剧团演出忙有时耽误了学习，她便让剧团的会计给她补课。

半年时间过去，送走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，迎来一个又一个知识的黎明，申凤梅终于摘掉了文盲的帽子，可以自己读书看报了。于是，她买来许多关于“三国”的书，连小人书她也看，她要攻诸葛亮的戏了。

不仅如此，申凤梅开始学习识字之时，还四处打探熟悉“三国”之人，以拜他为师学习三国的历史。她打听到漯河一家中药铺有位田老先生，一辈子爱看

“三国”，又喜欢说书讲古，是漯河街上有名的“三国通”，她便找到这家中药铺子，恭恭敬敬地向田老先生求教。

田老先生见申凤梅为了演好《天水关》前来向他请教，便当即答应下来。于是从那天开始，申凤梅每天早上练完了功，便前来中药铺向田老先生学习三国历史。

起初，田老先生给申凤梅讲了《三国演义》这本书中的故事，由于是按照书中的情节进行讲述，故事跌宕起伏，一环扣着一环。加上老人是带着感情去讲，又对人物性格进行了透彻分析，便讲得书中的人物一个个活灵活现。将书讲完，老人又专门讲起了诸葛亮的故事，向申凤梅全面揭示了诸葛亮其人其事。田老先生的讲解不仅使申凤梅听得入了迷，而且使她对三国的历史和诸葛亮其人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，为她以后演好诸葛亮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。

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，申凤梅在其后的时间里，找了团里一位有点文化的演员，让他根据田老先生的讲述，和她自己的学习体会，对《天水关》这出戏进行了全面的修改整理。在修改整理中，他们改掉了错字，修改了病句，删加了部分情节，确定了戏的场次和人物形象，使得全剧面目焕然一新。

在重排中，申凤梅对诸葛亮的形象细作雕琢，对剧中的唱、念、做、舞等基本功苦作练习，以期把诸葛亮演得血肉丰满。与此同时，她还多次把田老先生请到重排现场，让他进行现场指导，给剧目补缺纠错。

辛勤的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成果，不久，申凤梅把重排的《天水关》搬上舞台，一唱即震动了漯河。剧场里不仅没有了拍倒掌叫倒好之声，而且热烈的鼓掌叫好声接连不断。申凤梅改唱须生，由饰演诸葛亮的戏一举成名。为此，人们普遍认为，《天水关》这出戏的初次修改整理和演出成功，既是申凤梅由旦角改唱须生在艺术道路上迈出的可喜第一步，也是她探索和演出诸葛亮戏的一个崭新起点。《天水关》这出戏，就这样成为了申凤梅演出的诸葛亮系列剧目的开山之作。

这些成果的取得，为申凤梅后来在艺术道路上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凭借这个基础，展现在申凤梅面前的越调艺术发展之路，越来越宽广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